

低于生活的叙述

杨村

我曾经在一篇叫《击壤之歌》的小文里写道:“文学不仅需要高于生活的表达,有时也需要低于生活的表达。”现在,秀刚主编拟将我的三个短篇编发于此,并嘱我写千余字的创作谈,明日交卷。这于我而言,有点勉为其难。望了一阵天花板后,我记起了这句话来。搁下写小说的笔,已经好多年了。朋友问我为何搁下?我也回答不清,搁下就搁下了呗。去年,我守在村子里,忽又握起手机,打下了一些字。其实,就是记录了一点生活日常。从文学来看,它就像小说吧。然而,生活的丰富性令我眼花缭乱,它在真实中荒诞着,又在荒诞中真实着,汪洋恣肆,无限延展,远远地高于我的文字。在真实生活中,谢叔叔确实有一条狗。木金也是一个生活原型的钓客。“我”只是一个叙述者,是谢叔叔和木金的他者。谢叔叔和木金他们有一段日子形影不离,背着钓具到处垂钓,狗就追随着他们游荡,直到一天,那条狗失踪了。狗的失踪是木金告诉我的。那时候木金已经做起了房开老板,开始有点财大气粗。而谢叔叔们,就显得愈发让日子挤压。生活就是这样被碾压着展开,复杂起来。我写《飞行的下司犬》就是偶然的闪念,在手机上唰唰地写。我本来写一条奋斗中的狗,一条忠诚的狗,但落笔时,它成了谢叔叔的刀下鬼。于是它使谢叔叔背负原罪。我只好让猎户又给谢叔叔送去一条小狗,那条小狗给谢叔叔带来了救赎的机会。但是,如果真是这么一则寓言了。所以,我又着意写了财大气粗的木金,由他将日子拓展开来,在欢快中把日子拽向深渊。这就可以使我们在低处仰望生活,在笑声中品味生活的苦涩味儿。

《韩大师故居》里面的主人公韩大师,他的原型曾经是同事。从生物的角度来说,我的同事现在还活得很健康,小说把他写死了(他的灵魂死了)。于是他住过的地方成了故居。韩大师也不是小说的核心,他只是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叙述了一场“文化包装”——可不可以说是“伪文化”呢?生活在这里是真实的,也是荒诞的。许多美好愿望——就算是美好愿望,它让人操之过急,于是又会给现实击碎。而操之过急的动力是什么,令人无尽猜想。这是生活的无情面孔。我借韩大师表达大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遭遇,实际上也在记录和描述一种生活现象,那种现象曾经在岁月里蔓延。所以,有一天我在微信朋友圈中推送一个小视频,就是一家景区门外空荡荡的大型停车场的情景,立即就有朋友问是哪?我毫不犹豫地回复:神州大地。并非夸大其词,这是真实的普遍存在。这种存在正是高于文学的生活。我只是无奈地用文字来做婉曲的表达,而提示大家对此进行思考和研判。《欢乐颂》更像一出正剧,只是结局并不完美,不能强差人意。伊世吉的复杂心理,我不想在此多说。至于一场“伴葬”的尴尬表演,看上去是荒谬的,然而它却是真的生活。我不想在这里多谈这个话题,可能因为有些事情在特定的条件下,就是只能意会。在一些大背景下的生活呈现,大家都感同身受。而况生活在某些时刻,它本身能够做出一定程度的自然传达。那就让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了。

写小说的用处,应该是透过叙述的对象,比如人物、故事……生活,让人读后有所启迪、思索、判断,然后反思生活。生活是小说的源泉,但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小说能够叙述的,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我的低于生活的表达,大致是这个意思。只是,它可能比生活好看,也应当比生活好看。不同的时代,可能都有小说的禁区。然而,我们可以过滤信息,但无法过滤生活。托马斯·曼说:“经过筛选的、带有倾向性的报道,不仅能够创造虚构的事实,而且能够创造虚构的人物。”(《知识分子与社会》)小说的人物故事固然是虚构的,但它也应该坦率地表达生活,哪怕像伊塔洛·卡尔维诺那种凭借高超的想象力进行创造的小说,也是要植根于生活基础。生活不是小说写它美好它就美好,而在于生活本身不是真正的美好。执着于理想的未来,就不可能警惕当下的悲情。粉饰生活无疑是一副麻醉剂。米兰·昆德拉说过:“追逐未来是一切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懦夫对强力的谄媚。”(《小说的艺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

在石阡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朱良德的诗歌像滋养这一方水土蜿蜒的龙川河,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静静流淌。他的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将乡土、多情或自然地理空间的哲思,编织成一幅动人的诗意图卷。

在朱良德的这部诗集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纯粹,是一个诗人对生活本真的深情凝视。这位石阡土生土长的诗人,以其独特的文学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乡土精神世界的窗口。诗人以其敏锐的感知力,在生活的褶皱里打捞诗意。

《像河流进入生活》中的很多诗歌,都令人印象深刻。像《风在吹》《早晨的鸳鸯湖》《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去年除夕》等等。

山顶上的风
 在吹,从树梢吹向树梢
 从山顶吹向山顶,风一直在吹
 像一只鹰滑向山的边界,到达天空的极限

山顶上,一棵树在风中行走
 在匆匆行走中,留下风的形状
 ——《风在吹》

《风在吹》是诗人的代表作,是一首极具存在主义色彩的诗作。“山顶上的风/在吹”——这句看似平淡的开场白,却蕴含着现代诗歌最深刻的隐喻。在当代诗歌创作中,“风”早已超越了自然现象的范畴,成为了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符号。

“从树梢吹向树梢/从山顶吹向山顶。”在这首诗中,风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轨迹:它既在树梢与树梢之间水平流动,又在山顶与山顶之间垂直攀升,这种二维空间的位移最终被“鹰的滑翔”解构成三维的螺旋。这种运动轨迹暗合海德格尔“世界世界化”的命题——存在者通过自身的运动不断构造存在的场域。

那只“滑向山的边界,到达天空的极限”的鹰,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意象,是超越的象征。它试图突破界限,却始终无

《光源深处》恰似一方精心雕琢的棱镜,将乡土质朴与生命的哲思,折射成熠熠生辉的斑斓诗行。全书以“聚焦——映照——回望——折射——色散”为诗歌叙事脉络,层层递进构筑起充满诗意与张力的精神世界,既有对故土的眷恋,蕴藏对生命、自然与人文的深邃叩问,让我们在光影交织中倾听乡土与心灵的对话。

聚焦乡土: 《光源深处》勾勒了故乡独有的轮廓

打开《光源深处》扑面而来是充满乡土气息的质朴文字。龙金永在她的诗歌中,用精致而真挚的笔触勾勒出故乡的特写。在《我的村庄》中写道:“木瓦房,是村庄低矮的支架/稍高一点,是瓦片上的树梢/再高一点,就是两座山峰遥相呼应了的顶点了/从横向上,上寨和下寨/各占据山的一面,让我的村庄/具有了对峙之美/上寨的支书,不用高音喇叭/只要拉出嗓子,村庄就会打开/回音壁,把他的通知/一句一句地向每家每户传达”。在短短的一节诗句里,借助诗句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水墨画卷,画出村庄的建筑,画出村庄的地形,画出村庄的生活,简单的词语,是一幅幅画面,让我们看到一个安静的村庄,让我们听到支书嘹亮的嗓音在山的回音里穿山而出,让我们感受到村庄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的画面。

《神坐的地方》《故乡》《打谷》《晒谷》《春谷》《打笋记》等诗作更是深入刻画故乡的一草一木。《打谷》《晒谷》《春谷》等诗作描写日常烟火味十足的劳作场景,把劳作的过程变成诗。在她的文字里,打谷时洒落的汗水、晒谷时灿烂的阳光、春谷时的节奏感,平常的劳作变成有活力、有节拍的诗行。《苗绣》中融入具有苗族特色的生命元素,龙金永刻画绣娘的图案、针法、神态,使人感受到其中渗透着民族文化的深邃厚重和女性内心的柔软细腻。《打笋记》一诗则娓娓讲述了山中打笋趣事,带给我们的是乡村生活的趣味性。

《故乡月》《大雪封山》等诗将故乡的自然景象染上特殊的色彩,月光洒在故乡的土地上,为我们呈现一片宁静悠远略带伤感的画面,似乎可以让人触摸到游子对故乡的依恋之情。大雪封山,村庄陷入万籁俱寂的环境中,龙金永用诗行将大雪封山的寂静化为扩大化的寂静,让我们感受故乡的静寂,故乡的书写不在怀旧的层面之上,而要故乡成为精神的家园,它具有

在生活的褶皱里 打捞诗意

——评朱良德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

景登虎

法真正逃离存在的场域。这种永恒的困境,正是现代人生存状态的写照。当鹰到达“天空的极限”时,我们看到的不是突破的喜悦,而是存在的边界,这种边界意识,正是现代诗歌最深刻的主题之一。

最令人震撼的是“一棵树在风中行走”的意象。“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本应是静止的,但在诗人笔下,它获得了运动属性。这种悖论式的表达,揭示了现代人最根本的生存状态:我们既是固定的,又不得不动;既有根基,又必须漂泊。诗歌最后“留下了风的形状”,不仅是一个视觉意象,更是对现代人精神困境的诗意呈现。

这首诗的价值在于,它没有给出任何答案,而是通过精妙的意象营造,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转化为一种诗性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诗歌不仅是一种艺术表达,更是一种哲学思考的方式。它让我们看到,在当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棵在风中行走的树,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风的形状。

《早晨的鸳鸯湖》是将视角转向更为静谧的自然空间。鸳鸯湖的意象象征着未被打扰的净土,垂钓者的消失暗示着人类的自然退让。诗中“天空把恍如隔世的/蓝,投入水中”的描写,展现了自然本身的诗性存在,这种存在不需要人类的介入,却能为人类提供精神的慰藉。

我和作者曾经讨论过这首诗,我尤其喜欢“曾隐藏于湖边的垂钓者/退藏于一

滴水”这句。严格意义上说,我是喜欢在诗中营造的那种静谧而神秘的氛围。

诗人通过“退藏于一滴水”勾勒出深邃的画面,将垂钓者的形象与湖水融为一体,并与之对比,巧妙地将宏观与微观结合,暗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诗句中的“一滴湖水”既是具体的意象,又象征着无限的可能,展现了东方美学中“以小见大”的智慧,令人回味无穷。

在《群山之上》中,诗人以童年视角开启了对自然的凝视。群山、蓝天、白云构成了最初的“诗和远方”,这种纯净的向往在成年后转化为对生命本质的探寻。这种向往,对于曾经生活在那里的我来说,也曾有过,所以,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内心瞬间便产生了共鸣。

《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则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生态意识。树桩的意象承载着人类与自然的双重记忆:砍伐与重生、破坏与修复。诗人以树桩的新生隐喻精神的复苏,暗示着工业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困境与救赎。“我看见,一个树桩长出了新枝/像春天,再一次在它的体内醒来。”树桩长出“新枝”的意象,恰如我们在物质世界中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

《群山之上》《春天在一棵树桩上醒来》《早晨的鸳鸯湖》三首诗,共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叙事过程:从童年的仰望到中年的俯瞰,从群山的巍峨到树桩的坚韧,从湖泊的静谧到生命的觉醒。诗人通过对

自然意象的深度开掘,展现了现代人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与守望。这种追寻不是简单的怀旧,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思考,是对现代性困境的诗意回应。

《木偶戏》一诗中,老艺人们用颤抖的双手赋予木偶以生命,在翻、转、腾、挪间,木偶仿佛获得了灵魂。“在方寸之间,在口传心授之中/几位老人一直在用生命演绎/自己的一生。”这种生命的传递超越了技艺本身,成了一种精神的传承。老人们不是在演绎故事,而是在用生命诠释生命,“在方寸之间”完成了一场关于存在的盛大仪式。木偶的喜悦哀乐,何尝不是老人们一生的缩影?

《去年除夕》是一幅时光的剪影。“她忙着打扫屋里屋外,包括墙上的尘埃/小翼翼擦拭父亲遗像上的/灰尘。”母亲擦拭遗像的动作,是对逝去时光的温柔抚触。“她正要进屋/在翻门楣的时候,摔了一跤/重重的。”她在家门口摔倒的瞬间,是时光给予生命的一次重击。“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发现她如此瘦小。”诗人抱着瘦小的母亲,如同抱着一段即将流逝的时光。而“在去医院的途中,我才发现她的眼里,含有一些晚年的泪水/却没有喊疼。”母亲眼里的泪水,不是对疼痛的屈服,而是对生命重量的默默承受。这一刻,时光的褶皱里藏着无数个相似的除夕,藏着无数个母亲的身影。

而《波浪的纤绳》不仅是地理的界限,更是时间的见证。渡船在河面上划出的涟漪,是城乡之间的生命轨迹。纤绳在历史中磨得发亮,如同记忆在时光中被打磨得愈发清晰。诗人对一条河流的爱,是对生命源头的深深眷恋。

人们习惯了快餐文化,习惯了碎片化的信息获取,却渐渐失去了对生活诗意的提取和感知。朱良德的诗集《像河流进入生活》恰如石阡的母亲河——龙川河,静静地流淌。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他的诗歌提醒我们:诗意在远方,而在那些看似平凡生活的瞬间,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诗性光芒。

在光影交织中 倾听乡土与心灵的对话

——读龙金永诗集《光源深处》

龙正舟

神圣性与永恒性,在龙金永的诗歌世界里,故乡是灵魂的家,是游离多远处依旧遥记在心的根。

映照心灵: 《光源深处》超越现实意象 并从中探寻生命真谛

诗人善于将诗歌的语境与思考在更高维度上来处理。比如,《桃花源》《一条鱼在岸》《与一个村庄相遇》《村庄的颜色》《人间问候》《远方有多远》《铜江河畔听雨》等作品,她在超现实的意象和情感能量的表达中完成内心世界的朝圣通道。

作为超现实意象的“一条鱼在岸上”,应该是本诗集中的一大亮点。鱼归水,龙金永的“一条鱼上岸”显然有悖于人们的常规思维,但这一极富视觉冲击力、思维震撼力的超现实意象的营造,却在隐喻两个世界之间的交界和汇通,而鱼上岸的窘迫状态又正是人类在世俗生活中面临的各种矛盾和艰辛,自然也就引发出读者对人之生存状态的深沉思考:我们亦不正像这在岸上的鱼一样,挣扎在自己无权涉足的水域和自己被置之于外的各种不适宜环境中,如何在人(我)与物(我)的矛盾冲突中保持自己的本真。

《铜江河畔听雨》,将听雨当作人和感情物,赋予“雨”以情感意象的意义,而与外界的雨声结合,诗人听雨,听风,感悟世事,也将个人喜怒哀乐世间万物倾诉在淅淅沥沥的雨里。在雨里她或许想起过往曾经的喜悦,思及人生,或者感应到天地万物。将诗与人融入自然的创作,让作品有了人文温度。

《远方有多远》则采用哲学叩问式命题,将诗歌带入广袤空间。远方充满诱惑

和神秘,是未知的世界、梦想、希望等。龙金永在诗歌中追问远方有多远,实际上是为了追问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生命因每个人的存在而充满了探索,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远方,然而我们在寻找远方的路上,又是否丧失了探索的路径?远方最后在哪里?对此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在诗歌引领中唤醒自己思索人生道路的方向,审视生命的终极意义。

回望与折射: 《光源深处》多元视角下的 文化与自然

《万山红》《朱砂缘》《黑洞子》《太湖美》《龙》等表现了诗人开阔的视野和丰富的想象力。《万山红》的万山红遍,是壮美自然之笔,是红彤彤的自然,是大自然用浓艳的红色勾勒出壮美,那种气象,那样色彩,是大自然力量和生命使然。在恢宏的自然气势面前,龙金永的主观情感和思想是不可回避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深化。

《朱砂缘》中还藏有一个文化密码。朱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物质,不单是一种矿物,承载一种文化底蕴。龙金永在书写朱砂时,将朱砂后面的故事文化和自己的情感密切结合起来,显示出了她对传统文化的尊崇与热爱。以朱砂的书写来寻觅一个文化脉络,将传统与现在连接起来,让人领悟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黑洞子》的神秘,黑洞子未知的黑暗与神秘使我们产生好奇心、探秘欲。龙金永在诗篇中想象出黑洞子世界的奇妙,表达的是他对黑洞子的敬畏与渴望,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秘,是人类内心本能的求知与探索欲使然,是一种奇幻的抒写。

《太湖美》不同于家乡的山水,太湖有她自己的灵性。龙金永以湖水、荷花、小船等景物写出了江南水乡的柔美和灵秀,我们在这首诗里感受到荷花的芳香、桨声的悠远、江南的安宁和静谧。

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在诗集中,龙被赋予极高地位,将其形象与民族文化相联系,把诗歌意境提升到民族文化的高度。龙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力量、智慧、精神,讴歌龙就是在歌颂民族,在表达一种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这样使诗集中的主题得到了升华,这些意象相互激荡交织,犹如光谱色散般呈现出世界的多元化、丰富性,表现了她对世界不同地域文化、自然环境的关注及热爱之情。

艺术匠心: 《光源深处》是独特手法 与精妙结构的融合

意象叠加、比拟、象征等是龙金永的“高明手段”。诗作运用了这些艺术手法后意蕴更加丰厚,意味更为悠长。在诗集中诗人将很多意象进行叠加、并置,使诗歌具有繁星映天之美。如故乡中出现了木瓦房、树梢、山峰等诸多意象叠加,使诗人笔下的乡村整体景象更加具体、生动。

此外,隐喻与象征的使用又使诗歌蒙上一层神秘而又深刻的色彩。在前文中提到的《一条鱼在岸上》中,鱼就象征着人类在困境之中的人性存在,属于隐喻;在《龙》中,龙作为象征体象征了中华民族。这些隐喻与象征的运用把诗歌从表面上的描写引申到思想以及情感的层面,让我们有更深刻的思考。

在语言的运用上,龙金永的诗歌简练、朴素而富有诗意。她的诗歌语言贴近生活,她将诗歌的意旨清清楚楚明白地传达给我们,易读易懂;又有艺术张力,通过用词、句式的高妙组合,创造诗歌情境,无论是描写乡土生活的朴素画面,还是表达复杂思想情绪,皆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诗集的编排颇具巧思。诗集之间,“聚焦——映照——回望——折射——色散”或相连或独立,从家乡到世界,从个人到生命文化,由浅入深,分明呈现诗人独特的时间逻辑和思想逻辑,好比一条河流,循着它前行,得以观赏沿途的风景。我们顺着它阅读,在读诗的过程中,诗人心灵世界的光点,以及思想的无限边际逐渐浮现,而这种过程,好比一场心灵的成长之旅、文化之旅。

永恒的光芒: 《光源深处》的价值与意义

在《光源深处》,龙金永用她的诗行、诗意,诗魂打开了通向乡村灵魂深处的大门,于繁华的现代社会中让我们暂时驻足,审视乡村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在迅速城镇化浪潮中,乡村渐渐被人们遗忘,《光源深处》用诗歌把人们从沉睡的记忆和情感里唤醒。

《光源深处》这本诗集不仅是龙金永的个人创作,更是当下书写乡村诗歌的佳作。它以自我的视角、细腻的心灵和独特的艺术方式展示出乡村生活的美好与复杂,为乡村诗歌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新思维和新方向,带动更多人走向乡村、热爱乡村,使乡村诗性的光芒永远照亮乡土记忆、照亮生命踪迹、照亮民族文化血脉。

诗人、作家、资深编辑徐必常说:龙金永以山水风物作为营养,用民族文化基因照耀内心世界,用诗笔去书写和礼赞生活感悟。她带着故乡和民族一路走来,且行且歌,越走越远,走出了一路诗意惠泽的人生。《光源深处》让我们感受到龙金永那来自故土、来自生命、来自世界最深沉的热爱与思索,该诗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让我们在光影交织中倾听乡土与心灵的对话。

